

春天又来临了 (二章)

迎春随想

都说秋天是成熟的季节,难道春天不是成熟的季节?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枯后的荣,不就是一种新生?不就是一种新的成熟么?

自然界的春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孤立的春天,它是无数个春夏秋冬的聚合,它是几千年、几万年、上亿年的历史的一个延续。

每一个春天,都承继了上一个春天,那么,这其中那种古远的无边的厚重,那种沉甸甸的无以言说的分量,不就是一种成熟么?又仅仅是“成熟”两个字就能涵括么?

人类的春天,也并不是每年日历上元旦、春节、惊蛰、春分那种简单的划分。它是一份漫长的进化的记录:猿人、原始人、农耕社会、工业文明、现代人。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化,都标志着从一个春天,走向另一个春天。

在这里,春天,已经具备了一种秋天不能相提并论的辉煌、成熟。

人生的春天,同样是不断走向成熟。

孩子长成了青年,小伙子步入了中年。

每经历一个春天,树木多长了一圈

年轮,人生多增添了一份沧桑。回首十
年前、二十年前,那时候的春天,是一片嫩
绿,一片透明。如今呢,如今的春天,是一片深
黛,一片迷蒙。

那时候的春天,看到的,是一片欣
荣,一片蓬勃。现在呢,现在的春天,看到的
是一片沉静,一片旷远。翻完了一本日历,又重
翻一本日历的那份感慨,是翻半本日历,哪怕是翻了三分之二本
日历,不能比拟的。

哦,又是春天,这一声感慨,有多深
沉……

人生易逝,韶华不再。弹指之间,春
天一个个过去了。这让我想起少年
人的春天和中年人的春天是不同的。

这几天,在家里莳弄花草,看着天
台上黄绿夹杂、霜痕斑驳的花木,恍然
之间,才知道一年又过去了,春天又来
了。

春天又来临了,一个人的人生,又
成熟了。这种成熟,有点像一面镜子,
照出了一种悲喜交集。这种成熟,又好像
一个酿酒坊,酿出了一份酸甜苦辣。伤
春和惜春,就是这样酿出来的。

现在,看着眼前这张散发着淡淡幽
香的素雅的贺年卡,我心中忽然掠过一
丝暖暖的温馨,汨过一泓浅浅的细流。

友情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那种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谊,那种心有灵犀
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默契,那种纵然岁月
流逝却久藏心中的友谊,都常常使我感
念不已。

以前,奔走于生活场中,很少去咀
嚼友情。一切都是匆匆。黑夜里匆匆一
趟,白天又匆匆来了;礼拜日匆匆一
天,家务事又匆匆过了;朋友匆匆一面;
日历匆匆一本;人生匆匆一场;连读书
都是匆匆。真的,匆匆,就几乎没有想
到去咀嚼友情了。

起因是一张新年的节日卡,那一缕
淡淡的幽香和一页素雅的花笺,使我忽
然想起了那一份份友情。

以前,年年都曾接到过年卡;稿件
发表,都曾接到过朋友的贺信;出差,都
曾受到过朋友的接待。可是匆匆,一切
都来不及咀嚼就过去了。

以前,我曾经渴望温馨,渴望细
腻,渴望宽松,可是,一切都是匆匆。
我也曾经抱怨,人生活得太累了;人
与社会的关系太紧张了;人为什么不
能够放松自己呢?可是,那都是因为
匆匆。匆匆把人的微妙感觉麻木了,
匆匆使人的情感波澜粗涩了。

现在,看着眼前这张散发着淡淡幽
香的素雅的贺年卡,我心中忽然掠过一
丝暖暖的温馨,汨过一泓浅浅的细流。

哦,恼人的生活中,那些来不及咀嚼
的友情。

路遇中小学时候学友的微微一笑;
楼梯口邻居轻轻的点头;家门口快递员
一声“快递”的呼唤;电话里文友间一篇
好文章的推荐……

现在,这一切都如三月里纷纷飘洒
的春雨,又在我心的湖泊里,漾起了感
情的微澜。哦,原来,生活并不是干枯
的,人世间处处有温情。

可是匆匆,匆匆把人异化了,匆匆
把人变成了“机器人”;匆匆是一片沙漠,
人是沙漠中一个个失群的“发烧友”。

匆匆中,我们流失了多少汨汨的友
情,我们忽视了多少颗朋友金贵的心,
我们自己制造了一片沙漠,我们自己
变成了机器人。

也许,匆匆是我们人类自己折磨自
己的法子?也许,匆匆又是人类自己原
谅自己的借口?也许,匆匆是现代人自
己臆造的?匆匆的背后还是匆匆?

可是现在,寄我这张淡淡幽香贺
卡的朋友,却让我回味出匆匆中隐含
的那许多动人的温馨,让我感悟了匆
匆覆盖下那许多宁静致远的友情。

噢,谢谢你,远方寄我贺卡的友
人,你让我咀嚼了,那许多来不及咀嚼
的友情。

“物来顺应,过往不恋”

□张金刚

上班下班,我都会走过县城那条老
街。寂寥的街巷、斑驳的路面、老
态的院落,昭示着昔日的繁华熙攘已
消失在岁月深处,不复再来;而初升
的太阳、璀璨的星月、荣枯的老槐,分
明又在真切送来一个个崭新的小城
故事,永不谢幕。

特别是在年终岁尾,再次漫步老
街,更是感慨万千。有这样一句话:
“往事化作云烟,时过就得翻篇。如
果总是纠结,人生哪有晴天。”是呀!
去的终将逝去,时过翻篇;来的终将
到来,唯有向前。即便前路总是坎坷
坦途,风雨伴彩虹。

年初,我的工作岗位被调整,陌
生且并不热爱的新工作、两头兼顾劳
心费神的新常态,一时令我失了方
向。自我否定的挫败感、迷茫困惑的
无助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濒临崩
溃的边缘。数月来,领导理解包容,
朋友宽慰开解,特别是妻子的陪伴关
怀,让我一点点平复,逐步将工作理
顺,步入正轨。

细细思忖,还是自己过于较真要
强,不敢面对挑战,缺乏应变能力,才
将自己陷入困境。“解铃还须系铃
人”,我慢慢学会放宽心态,以初心、
平常心,坦然积极对待遭遇的种种,
这何尝不是这一痛苦经历所收获
的人生领悟呢?当这一页翻篇,我大
可对曾经的自己“呵呵”一笑,不记过
往;对当下及未来的自己粲然一笑,
微笑向前!

每一年,都会有朋友走散,有新
识同行,有故人逝去。这一年,我感
触更为深刻。

有几位曾交往甚密的朋友,因工
作调整,或意见不同,或久不走动,或
没有缘由地走散了;若非刻意相见,
或将很难再见,甚至永不再见。也
罢,人生就像疾驰的列车,有人上来,
有人下去;散场虽是很多情谊的终极

走向,但新识亦是生活随心而遇的一
场欢喜。与一位曾在阜平支教且有
一面之缘的兄弟,邂逅于一次偶然的
聚会,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与一位
退伍后从事金融工作的老兵,相识于一
次我策划的劳模报告会,也成了推心置腹
的朋友;与一位高端媒体的记者,结缘于一
次家乡文脉传承的专题采访,渐成了志同道合的
兄弟……朋友来了,去了。来的,善待;去的,
不留。来去之间,唯余美好。

春天,一位曾用相机倾情记录家
乡山川风物、百岁老人、百姓生活几
十年的摄影师,不幸突发疾病去世,
我整理发布了上百张他留下的经典
照片,以此缅怀;夏天,师范同窗三年
的一位老同学因病早逝,他已是
我们班的第二位,同学们在“同学群”
留言怀念,相互鼓励;秋天,一位时常
烙饼给我们吃的旧邻大娘走了,这
位一生辛酸自己吞咽却温暖热情待
人的老人,让我心生感慨;冬天,曾采
访过的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战争的93岁老英雄走了,
我送去一本刊载他传奇故事的图
书,鞠躬送别。行至中年的我,更加
清楚地知道生命的脆弱与易逝,而我
能做的只有珍爱生命,珍惜当下,坚
强向前。

年岁愈长,愈看不得感动或痛心
的事。遇到或听闻,心里会“咯噔”一
下,停下手头的一切,默默思忖自己
该怎样做、怎样活。

曾国藩说:“物来顺应,过往不
恋。”站在辞旧迎新的节点,深呼吸,放
空心,跟往事道别,该翻篇的翻篇,才
能获得内心的安宁。走过老街,见朋
友将老槐下一间老房装修成了翰墨飘
香的“雅心舍”,我与她商定,元旦春节
期间,邀约文友在舍下煮茶闲聚,一杯
敬过往,一杯敬明天,一起翻篇旧年向
新年。

年俗

□徐惠林

我们祖上来自中原,迁移到浙北太
湖西岸一个村子,几代人下来,仍保存
了北方带来的语言、风俗习惯,直到今
天,我们仍只过十五不过冬至,家家设有
“祖宗昭穆神位”(罗山县移民)或“天
地君亲师”(光山县移民)中堂。在大部
分河南移民的头脑里,过年不仅认为是
一年的结束,更重要的是,能恭迎祖宗
——他们也“回家过年”。

为春节忙碌最早的是打年糕。在
三伯父家,一只大石臼,立在堂屋中
央。等到厨房“好了,起锅”声起,一大
蒸笼的糯米和晚米,在一个壮汉的叫喊
声中,被飞快倒入石臼。村里叫牛子黑
子的家伙,抡起大木锤,杭育杭育穿插
着打起来。大冬天,牛子黑子打得热汗
直淌。年糕起白了,在竹匾上被切成块
块,围观的小孩子们眼神早已直勾勾。
打糍粑则用纯糯米。四个小伙子用木槌
从不同方向,将大石臼里蒸熟的糯米捣
来捣去。最后抟成一个大整块,被擀平、
铺在大竹匾上。等它慢慢冷却,婶婶媳
妇们将其切成规则的小块。那持续的时
间,似比一年还漫长。我们这些围观的
小孩子,只有大人们将规整的糍粑收起
来后,才能分得一两小块边角角。

杀年猪也是必须的。腊月的某个
下午,旧宅村小师傅在给我家养了一
年的年猪开膛剖肚时,爸爸就差我和
弟弟,分头去请同村的几位伯伯叔叔来
家吃晚饭,河南移民称此风俗叫“喝放
子汤”。当晚,灶膛里姊妹协助母亲,烧
了几大碗猪血,还有部分槽头肉、炒猪
肝、炒猪耳朵、炒猪舌头、爆猪肚,烧制
整个猪胰。大人们一顿海吃海喝,小孩
子虽不能上桌,但多少也能“改善”一
顿,解个馋,添点油水。

除夕前的那几天,几乎所有家都
要把房屋扫除一番,俗名“打扬尘”。清
洁的目的,除了“除旧迎新”,更主要是
为了接待祖宗回家过年,不使祖宗有些
微不快。我小时候过年,“规矩”已少
了很多,但还是有一些禁忌。同村的外婆

记得每年除夕起,我循规蹈矩一生
的三伯父,会连续烧上三个整晚的香,
自黄昏时刻烧起,至翌日天亮时为止。



气定神闲(水墨)

□苏华

2025年12月31日上午10时,“苏家三姐妹画兰花展”在广州兰圃国香馆开展,展出苏华、苏家芬、苏小华三姐妹兰花题材画作。三姐妹笔下兰花各有千秋,令人耳目一新。此次展览由广州市人民公园管理中心、广州市政协书画院主办,展出时间至2026年2月9日。

总是嘱咐我们兄弟姊妹,说话只准说
“有”,不准说“无”或“没有”,尤其不可
说“四”“丧”“亡”“凶”“杀”及“倒霉”“完
蛋”。

记得每年除夕起,我循规蹈矩一生
的三伯父,会连续烧上三个整晚的香,
自黄昏时刻烧起,至翌日天亮时为止。

正月初一放炮仗,小孩子很开心,

大人心却悬着。他们担心爆竹中有一
个只是“单响”或是“哑炮”。我邻居
家,有年放出哑炮,我看到这家人自此
一年里,做事总是特别谨慎、留心。对
于我们这些处于成长期的贪玩的乡村
孩子,年里的忙碌与快慰只是“年”字
的一半,年外“把年拜好”,才算团圆、
年字的圆满。

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从
老家回到自己的小家,这样带有一点
点忧伤的场面终归也是要来的。
一辈子舍不得离开乡村生活的父
亲和岳父母,他们在目送我们子女
合上车门的那一刻,心里总是落个空
空的。含辛茹苦把孩子们拉扯长大,
最后一个一个飞得远。有好几次,我
看见七十多岁的岳母娘,一直站在街
口望着我们渐行渐远的车,而身旁的
妻子,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抹着
眼泪。

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从
老家回到自己的小家,这样带有一点
点忧伤的场面终归也是要来的。
一辈子舍不得离开乡村生活的父
亲和岳父母,他们在目送我们子女
合上车门的那一刻,心里总是落个空
空的。含辛茹苦把孩子们拉扯长大,
最后一个一个飞得远。有好几次,我
看见七十多岁的岳母娘,一直站在街
口望着我们渐行渐远的车,而身旁的
妻子,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抹着
眼泪。

回家过年

对大年三十这个具体日子计算得不
那么精准,幸好家人总是会提前告知我。

每年春节临近,在外的人儿就会
情不自禁地勾起无尽的思乡情绪。脑
海里会迸发出许多锁在心灵深处关于
家乡过年的场景:宰猪、杀鸡、干鱼塘,
扫屋、洗菜、炒瓜子,买鞭炮、贴对联、
挂红灯笼……新闻头条里也总是自主
地给你推送些回家的美文,朋友圈里
更是像约定一样,不停地播报着那
样正式,完全就是本色出演。亲人们
最关心的是,你还喜不喜欢这道菜的
做法,习不习惯这样的咸淡;还有就是,
从城里带回的小晚辈适不适合这样
的风风雨雨。

过年,是一场给自己欢喜的交待。
每每到了这个时候,高铁、飞机、
大巴、自驾,总有一个在路上。你不
难发现,无论是“八仙过海”,还是受尽万
千折腾,“我要回家过年”的主题总是
永恒不变的。如果你一定要问,到底
什么是回家过年?我想干脆地告诉
你,就是为了一家人在一起好好地聚
餐吃饭。不管你上过什么星级酒店吃
饭,也不论你和什么高级人物聚过餐,

分,人也变得大度许多,平常日子里左
邻右舍要是有个小磕小碰,一声“过年
好”也就一笑泯了恩怨。亲戚之间的
登门拜年,则相互之间心存着感激之
情,家人之间架起了一条纽带,彼此间
更加相亲相爱,一起坦荡地面对来年
的风风雨雨。

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从
老家回到自己的小家,这样带有一点
点忧伤的场面终归也是要来的。
一辈子舍不得离开乡村生活的父
亲和岳父母,他们在目送我们子女
合上车门的那一刻,心里总是落个空
空的。含辛茹苦把孩子们拉扯长大,
最后一个一个飞得远。有好几次,我
看见七十多岁的岳母娘,一直站在街
口望着我们渐行渐远的车,而身旁的
妻子,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抹着
眼泪。

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的别离,忍受
分别带来的阵痛,谁都无法改变这样
的场面,哪怕撕心裂肺,也只有默默承
受。分别,是为了下一个更好的相见。

□龙建雄

你一定会觉得坐在自己家的桌子上,陪
着一桌子至亲的人,吃着你从小就习惯的
味道,这种过年的感觉就叫幸福。

从外面回到家乡,你腰缠万贯也
好,仕途顺风顺水也罢,在家人面前,
你一直是他们眼中那个“大仔”“细
女”,众人口中的那个“大侄子”“小
妹”。大家围坐在一起,不需要像公
务场合那样讲究,也无需像商务活动那
样正式,完全就是本色出演。亲人们
最关心的是,你还喜不喜欢这道菜的
做法,习不习惯这样的咸淡;还有就是,
从城里带回的小晚辈适不适合这样
的风风雨雨。

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从
老家回到自己的小家,这样带有一点
点忧伤的场面终归也是要来的。
一辈子舍不得离开乡村生活的父
亲和岳父母,他们在目送我们子女
合上车门的那一刻,心里总是落个空
空的。含辛茹苦把孩子们拉扯长大,
最后一个一个飞得远。有好几次,我
看见七十多岁的岳母娘,一直站在街
口望着我们渐行渐远的车,而身旁的
妻子,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抹着
眼泪。

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的别离,忍受
分别带来的阵痛,谁都无法改变这样
的场面,哪怕撕心裂肺,也只有默默承
受。分别,是为了下一个更好的相见。

问题是,我没买到花椒,怎么办?换一
样行不行?换什么呢?想了半天,家里
有的,比白开水有味道的,就只有先生
爱喝的啤酒了。反正啤酒也能提神,就
用啤酒打吧,谁让美国买不到花椒呢?

没想到,我这无奈之下用啤酒打
出来的饺子馅,先生吃了竟直夸好
吃。从此,我们就过上了每周一次饺子
的“幸福”生活。

到了感恩节,我们要去先生的女
儿家过节。我说,我包点饺子带过去
吧。先生说,好啊!让他们尝尝你
的中国饺子。

我一想,饺子要现煮现吃,煮好
了带过去,会粘在一起,皮容易破,
皮一破就不好吃了。怎么办呢?干脆,
包成钢贴吧,钢贴皮厚不怕破,在家
包好上笼蒸熟,等到了之后再用油煎
给他们吃。

结果又是没想到,一笼钢贴一扫
而光。

从那以后,不管过什么节,只要
是家庭聚会或是朋友聚会,我都会带
上我的钢贴。

小女婿有一次把我包的钢贴带
到了单位,还没来得及放微波炉加